

腸紅

淮安程春谷素有腸紅證。一旦更衣忽下血半餘量。倒不知人。急灌以人參一兩。附子五錢。而甦。遂其服人參五錢。附子三錢。而雜以他藥。參附偶閒斷。則手足如冰。語言無力。醫者亦守而不變。僅能支持。急棹來招。至則自述其全賴參附以得生之故。診其六脈極洪大。而時伏。面赤有油光。舌紅而不潤。目不交睫者旬餘矣。余曰。病可立愈。但我方君不可視也。春谷曰。我以命託君。止求效耳。方何必視。余用茅草根四

兩作湯兼清涼平淡之藥數品與參附正相反諸戚友俱駭春谷弟風衣明理見道之士也謂其諸郎曰爾父千里招徐君信之至徐君慨然力保無虞任之至安得有誤耶服一劑是夕稍得寢二劑手足溫三劑起坐不眩然後示之以方春谷駭歎諸人請申其說余曰血脫扶陽乃一時急救之法脫血乃亡陰也陽氣既復卽當補陰而更益其陽則陰血愈虧更有陽亢之病其四肢冷者內經所謂熱深厥亦深也不得卧者內經所謂陽勝則不得入于陰陰虛則目不

瞑也。白茅根交春透發，能引陽氣達于四肢，又能養血清火。用之使平日所服參附之力皆達於外，自能手足溫而卧矣。于是始相折服。凡治血脫證俱同此。雄按論治既明，而茅根功用尤爲發人所未發。

血痢

洞庭葛允誠患血痢五年，日夜百餘次，約去血數石，骨瘦如柴，飲食不進。舉家以爲必無生理。余友姜君錫常次子萼芳從余學醫于山中，病者卽萼芳妻弟也。錫常憐之，令同萼芳寄膳余家，朝夕診視。余先用

滋補之劑以養其血脈復用開胃之藥以滋其化源
稍健而能食久痢至五載大腸之內必生漏管遂以
填補之品塞其空竅痢日減飯日增不半年而每食
飯必六七碗至冬病全愈豐肥強壯歸至家親戚俱
不相識認無不歎以爲奇

崩

徽州鹽商汪姓始富終貧其夫人年四十六以憂勞
患崩證服參附諸藥而病益劇延余治之處以養血
清火之劑而病稍衰蓋此病本難除根也越三年夫

卒欲往武林依其親戚。過吳江求方。且泣曰。我遇先生而得生。今遠去。病發必死耳。余爲立長服方。且贈以應用丸散而去。閱十數年。郡中有洋客請治其室人。一白頭老嫗出拜。余驚問曰。我卽汪某妻也。服先生所贈方藥至五十二而崩。證絕。今已六十餘。強健逾昔。我婿迎我于此。病者卽我女也。不但求治我女。必欲面謝。故相屈耳。蓋崩證往往在五十歲以前。天癸將絕之時。而衝任有火。不能攝納。橫決爲害。至五十以後。天癸自絕。有不藥而愈者。亦有氣旺血熱過。

崩症而已
易治人不
敢信况曰
極易治乎
而上文又
曰此病本
難除根何
前後自相
矛盾耶

時而仍有此證者。當因時消息。總不外填陰補血之
法。不知者以溫熱峻補。氣愈旺而陰愈耗。禍不旋踵
矣。此極易治之病。而往往不治。蓋未能深攷其理。而
誤殺之耳。

瘀血衝厥

東山水利同知借余水利書。余往索出署。突有一人
攔輿喊救命。謂我非告狀。欲求神丹奪命耳。其家卽
對公署。因往視。病者死已三日。方欲入棺。而唇目忽
動。按其心口。尙溫。誤傳余能起死回生。故泥首哀求。

余辭之不獲。乃給之曰。余舟中有神丹可救。因隨之。舟中與黑神丸二粒。教以水化灌之。非能必其效也。隨卽歸家。後復至山中。其人已生。蓋此乃瘀血衝心。厥而不返。黑神丸以陳墨爲主。而以消瘀鎮心之藥佐之。爲產後安神定魄去瘀生新之要品。醫者苟不預備。一時何以奏效乎。

胎中毒火

南門陳昂發夫人懷妊三月。胎氣上逆。舌腫如蛋色。紫黑粒米不能下。醫者束手。延余治。余曰。此胎中有

毒火衝心。舌爲心苗。故毒聚于舌。腫塞滿口。則飲食絕矣。乃用珠黃散及解毒軟堅之藥。屢塗其舌。腫漸消而納食。復用清涼通氣之方。消息治之。或謂解毒清火。與胎有害。余曰。不然。胎氣旺甚。愈涼愈安。但熱毒傷陰。當滋養其血氣耳。乃專服余藥。孿生二子。後詢其得病之故。乃曾聽邪人之言。服不經之藥。幾致傷生。可爲戒也。

子利

爛溪潘開子表弟。其夫人懷娠。患痢。晝夜百餘次。延

余至。余以黃芩湯加減兼養胎藥飲之。利遂減。飲食得進。而每日尙數十次。服藥無效。余曰。此不必治。名曰子利。非產後則不愈。但旣產恐有變證耳。病家不信。更延他醫。易一方。則利必增劇。始守余言止服安胎藥少許。後生產果甚易。而母氣大衰。虛象百出。適余從浙中來。便道過其門。復以產後法消息治之。病痊而利亦止。蓋病有不必治而自愈。強求其愈必反致害。此類甚多。不可不知也。

雄按此所謂利卽是泄瀉。古人名曰利下。非今之

痢也。痢疾古名滯下。若胎前久痢不愈，產後其能免乎。

試胎

余往候族兄龍友。坐談之際，有老嫗惶懼來曰：無救矣。余駭問故。龍友曰：我姪婦產二日不下，穩婆已回絕矣。問何在？曰：即在前巷。余曰：試往診之。龍友大喜。即同往。漿水已涸，疲極不能出聲。穩婆猶令用力。迸下。余曰：無恐。此試胎也。尙未產，勿強之。扶令安卧。俟一月後始產，產必順且生男。穩婆聞之，微哂，作不然。

并育月分
已足而漿
破詢之稽
婆則云頭
已逼近產
門者子斷
以必半月

之態且曰此何人說此大話我收生數十年從未見
有如此而可生者其家亦半信半疑余乃處以養血
安胎之方一飲而胎氣安和全無產意越一月果生
一男而產極易衆以為神龍友請申其說曰凡胎旺
而母有風寒勞碌等感動則胎墜下如欲生之象安
之即愈不知而以為真產強之用力則胎漿破而胎
不能安矣余診其胎脈甚旺而月分未足故知不產
今已搖動其胎將來產時必易脫故知易產左脈甚
旺故知男胎此極淺近之理人自不知耳

後始生亦
於其脈而
知之竟果
如予言

產後風熱

西濠陸炳若夫人產後感風熱。瘀血未盡。醫者執產後屬虛寒之說。用乾姜熟地治之。且云必無生理。汗出而身熱如炭。唇燥舌紫。仍用前藥。余是日偶步田間。看菜花。近炳若之居。趨迎求診。余曰。生產血枯火熾。又兼風熱。復加以剛燥滋膩之品。益火塞竅。以此死者。我見甚多。非石膏則陽明之盛火不解。遵仲景法。用竹皮石膏等藥。余歸而他醫至。笑且非之。謂自古無產後用石膏之理。蓋生平未見仲景方也。其母

素信余立主服之一劑而甦。明日炳若復求診。余曰：更服一劑，病已去矣。無庸易方。如言而愈。醫者羣以爲怪。不知此乃古人定法。如服姜桂則必死。

產後血癥

蘇州顧某繼室。產後惡露不出。遂成血癥。醫者束手。顧君之兄掌夫余戚也。延余治之。余曰：此瘀血凝結。非桃仁等所能下。古法有抵當湯。今一時不及備。以唐人法用肉桂、黃連、人參、大黃、五靈脂成劑下。其瘀血羣醫無不大笑。謂寒熱補瀉并相犯之藥合而成。

方此怪人也。其家因平日相信與服。明日掌夫告余曰。病不可治矣。病者見鬼竊飲所服藥。乃大呼曰。我不能食鬼之所吐也。先生可無治矣。余往驗之。藥本氣味最烈之品。嘗之與水無二。怪之。仍以前方煎成。親往飲之。病者不肯飲。以威迫之。懼而飲。是夕下瘀血升餘。而腹漸平。思食。余以事暫歸。隔日復往。其門首挂榜燒楮。余疑有他故。入門見者皆有喜色。詢之。則曰。先生去之夕。病者夢其前夫人怒曰。汝據余之室。奪余之財。虐余之女。余欲傷汝命。今爲某所治。余

將爲大蛇以殺汝。卽變爲大蛇。大驚而醒。故特延僧修懺耳。蓋前夫人以產後血癥亡。病狀如一。而醫者治不中病。遂致不起。蓋一病有一病治法。學不可不博也。

產後腸癰

洞庭某婦產後。小腹痛甚。惡露不止。奄奄垂斃。余診之曰。惡露如此多。何以其痛反劇。更詢其所行之物。又如膿象。余曰。此乃子宮受傷。腐爛成癰也。宜令名手穩婆探之。果然。遂用絲作條。裹入生肌收口之藥。

而內服解毒消瘀之方。應手而愈。凡產後停瘀。每多外證。如此甚多。不可不知也。

惡痘

吳士超家僮已弱冠。隨士超往戲館觀劇。因寒熱作。而先歸。夜半呻吟不絕。至明旦往視。則匿於牀下。口稱羣鬼欲殺之。拽出視之。細點如麸。余曰。此惡痘也。色暗紫。急以升麻羌活生地等藥煎湯灌之。三日而痘形出。徧體無毫孔。頭面結聚重疊。始終用滋養氣血之品。不用時下惡藥一味。二十餘日始結痂。焦黑。